

PATRICK WHITE

A Life by David Marr

无边的曼荼罗

戴维·玛尔 著

陈弘 译

怀特传



文匯出版社

PATRICK WHITE

A Life by David Marr

无边的曼荼罗
怀特传

戴维·玛尔 著

陈 弘 译



 文匯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所属澳中理事会的资助。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received the kind subsidy from Australia China Council,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Australia.

图字:09—1999—324 号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Australian Literary Management, 2A Booth Street, Balmain NSW 2041, Australi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边的曼荼罗:怀特传/(澳)玛尔(Marr,D.)著;

陈弘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1

ISBN 7-80531-714-3

I. 无... II. ①玛...②陈... III. 怀特-传记 IV. K836.1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4582号

无边的曼荼罗——怀特传

[澳] 戴维·玛尔 著
陈弘 译

责任编辑/季元 韩博

封面装帧/何 旸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政编码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80千字

印 张/12.25

印 数/1—5,100

ISBN7-80531-714-3/I·88

定价16.00元

序

黄源深

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众多作家都曾苦苦求索,希冀把本国的文学推向世界。有的从作品本身着眼,追寻欧美时新的表现手法,以迎合域外读者的口味。如科布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问世后几年,便步乔氏后尘,采用以跳跃、无序、琐细为特征的意识流手法,撰写了两部希望能被英美读者接纳的小说。有的作家离开故土,长期旅居海外,企盼在文化上得到欧风美雨的润泽,写出为世界认同的作品。理查森、斯特德和博伊德都在这方面作过不懈的努力。也有的作家在策略上不乏心计,作品写就,便寄往英美出版商,先在国外打响,再转“内销”,不少人都作过这种尝试。

但是,他们都没有如愿以偿。科布的两部小说早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只有在撰写文学史或是现代主义文学专论的时候,才重新被提起;理查森、斯特德和博伊德虽然是澳大利亚作家中的佼佼者,但并没有形成世界性的影响;而那些瞄准欧美书市的“策略家”,只获得了因订数增加而带来的些许商业利益,却并没能使自己的作品走进外国评论家的视野。

不过,有一位不在此行列的澳大利亚作家成功了。他就是帕特里克·怀特。权威的伦敦《泰晤士报》认为,“怀特甚于其他任何澳大利亚作家,把澳大利亚文学放到了世界地图上”。美国的评论家更不避溢美之嫌,称他为本世纪近二十五年来用英语进行创作的最卓越的小说家,“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无人可与之匹

敌”。国际社会对这位伟大作家的认可来得非常及时,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无可争议地落到了他头上。澳大利亚文学终于走向世界。

怀特共发表了十二部长篇小说,以及三部短篇小说集和八个剧本,以创作长篇小说为主,他的小说多以澳大利亚的乡村和城市为背景,刻画无理想、无信仰的现代人的孤独、失落和苦闷,以及无望中几近徒劳的摸索和探求。怀特的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也许就是他能够成功地跨越国界、立足国际文坛的根本原因。

怀特从传统的民族文学中吸取养料,但同时又对它提出了批判和挑战。他一方面注意到了民族文学中富有表现力的手段,如渲染怪异的澳大利亚地理环境,运用近乎冷峻的澳大利亚式幽默,寥寥几笔传达出一种感受的细节等,他都加以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尖锐地指出,传统的澳大利亚小说很大程度上是“阴郁沉闷的新闻体现实主义的产物”,满足于追求表面的真实,显得单调浮浅,没有深度,缺乏诗意。他决计求变求新,“要在平凡的背后发现不平凡,发现神秘和诗意”,向生活内涵的深层掘进,增加小说的深度和力度。概而言之,追求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他对待传统的辩证态度很值得称赞,尤其是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文坛,像今人热情满怀地捍卫君主制那样守护传统的民族文学而排斥变革的时候,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了。

怀特的小说植根于澳大利亚大地,演绎这块土地上各种人的生存方式,从中却折射出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尴尬和无奈。构成典型澳洲环境的茫茫的沙漠、荒僻的丛林、喧闹的都市,都成为他小说的背景。他书中的人物大多是现今的或历史上的澳大利亚本地人,但他与传统文学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他并不停留于描绘一个奇特的环境,讲述一个真实动人的故事,而是竭力表现故事中所隐藏的超验意义,即“平凡背后的不平凡”,如生命的价值、上帝之

有无、苦难与赎罪的意义、人类理想境界之所在等,以激起人们的思索和探求。他描写的是本地的人物和事件,反映的是世界性的问题;着眼的是澳大利亚的现实,关注的却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如他自己所追求的那样,他的作品达到了一般作家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和深度。从读者的角度看,澳大利亚人对书中的本地风物感到亲切,外国读者则一方面对他们知之不多的澳洲人的生存状态觉得新奇,另一方面则因作品所触及的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很容易与作者沟通。这样,他的小说在国内外都得到极高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怀特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肃,他始终远离常人都难以摆脱的现代病——急功近利。首先,他志存高远,决意改变文学创作的平庸现状,使澳大利亚小说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其次,他对每部小说都呕心沥血,认真对待。创作之前,长期酝酿;完稿之后,反复推敲,一部稿子常常改了又改还不肯送出。读者会不无惊奇地发问,怀特花了多少心血才使他的句子隐含那么丰富的深层意义?世界各地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论文都青睐怀特,因为他们发现他的作品是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

尽管当今的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都希望中国的作家能有一天获得这个国际性的文学大奖,中国文学能够走出国门,立足世界文坛。在这方面,怀特的经历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呢?

《无边的曼荼罗——怀特传》的作者戴维·玛尔与怀特过从甚密,怀特生前曾同他就作传之事有过深谈。怀特故去后,玛尔多方收集信函和其他资料,采访怀特的亲朋好友,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这部《无边的曼荼罗——怀特传》,出版后得到各界好评,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权威性著作。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我们对怀特的了解和研究。

本书的译者陈弘很早就开始研究怀特,学生时代已撰写了关

于怀特的硕士论文,此后又继续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并有著述和译作问世。他对怀特的深刻理解,他的中英文的修养和翻译的经验,都会对《无边的曼荼罗——怀特传》的翻译有所帮助,也可能使他成为翻译这部传记的最佳人选。

1999年11月28日

于七宝斋

译者序

陈弘

帕特里克·怀特是我国读者较为熟悉的澳大利亚作家之一。怀特的不少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风暴眼》、《沃斯》、《人树》、《草叶裙》、《战车上的人》,自传《镜中疵》,以及一些短篇小说都已译成了中文。同时,我国学者对怀特及其作品也有深刻的评述。

1973年,在怀特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位(迄今也是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瑞典皇家艺术学会宣称,怀特的小说“是史诗,是心理叙述的艺术,将一片新大陆写进了文学”。在澳大利亚的当代文学史上,怀特被称为“掀起了一场力求小说表现深化的革命,使澳大利亚小说创作发生了重大转折”。^①然而,怀特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为澳大利亚文学所做出的贡献,而且还在于他通过作品所反映的人类对其自身、社会以及自然的深刻思索。

帕特里克·怀特是一位现代主义作家。怀特笔下的不少人物,代表了当代社会中无根、无信仰、无传统的现代人形象,象征着一切不满于所处的环境现实、社会现实乃至人的生理现实,并竭力摆脱这一切羁绊而奋斗着的人们。然而,与许多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怀特的小说并不满足于仅仅反映这种孤独苦闷的心态,满足于对幻灭的体验和体现。他以一种积极的理想主义精神,力图昭示人在认识到现实的荒谬之后所可能采取的心灵的努

^①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第300页。

力,寻找“幽暗的隧道口的亮光”,^①令生活中的“一切丑恶、垃圾具有一种意义”。^②一些评论家曾因此将怀特与托尔斯泰相比,因为两者都是在认识到了存在的荒谬、社会的无理性以及自然的严峻之后,将一种积极的价值重新赋予生命本身。

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帕特里克·A·莫利认为:“怀特思想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确信在自然的世界之中还隐含着另一个或称精神的世界,不仅如此,后者还超然存在于前者之上。”^③其他评论家则指出,“怀特的目光不是朝向天空,而是指向内心。”^④这种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发掘,使得怀特的作品更具有一种对生命的关切,一种强烈的超越的精神气质。

1987年,当时75岁的怀特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作品《不适三篇》。其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对其就人生意义的了悟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曾认为自己就是世界存在的真谛。而今,我已不再是那贫瘠的万物之极。世界暗淡下来,我心中的邪恶亦在死去。我明白了。我与所有的囚人、受难者、幸存者们在。不再有我,只有我们。

在怀特眼里,人类的生命(或生活)正是这样一种克服自我,超越自身,最终达到心灵自由的历程。

1991年,澳大利亚名记者、传记作家戴维·玛尔出版了他的力作《帕特里克·怀特传》。这是迄今最完整、最权威的一部怀特

①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第327页。

② 怀特:《浪子》。

③ 转引自英格玛·伯约克斯坦:《帕特里克·怀特》,第117页。

④ 英格玛·伯约克斯坦:《帕特里克·怀特》,第23页。

传记作品。是年,译者正在澳大利亚出席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协会国际研讨年会,适逢本书首发。之后的翻译、出版过程虽然历尽艰辛,但得到了戴维·玛尔先生、前澳大利亚文化理事会主席罗德尼·霍尔(Rodney Hall)、黄源深教授和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所属澳中理事会的热情鼓励和帮助。澳中理事会的资助,以及文汇出版社季元先生的支持,使得这部描述帕特里克·怀特一生心路历程的传记中译本终于能在世纪之交与读者见面,这是译者倍感欣慰的。此外,本书的翻译、出版,还得到了刘燕、高惠蓉、陆劲英、王芳、王心怡、陈志斌、Kate McLean 和 Lyn Tranter 等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1999 年 11 月

目 录

序	黄源深(1)
译者序	陈 弘(5)

第一部 欧洲—澳洲

第一章 露丝一家	(2)
第二章 快乐谷	(6)
第三章 南洋杉下	(11)
第四章 美好的岁月	(32)
第五章 客居异乡	(59)
第六章 羊群的天地	(82)
第七章 剑桥生涯	(110)

第二部 早年历程

第八章 老鼠和罗依	(136)
第九章 西班牙人的眼睛	(150)
第十章 穿越美国	(164)
第十一章 爱情与战争	(176)
第十二章 回到阿比西尼亚	(199)

第三部 萨沙帕利拉

第十三章	道格伍兹	(220)
第十四章	无期徒刑	(229)
第十五章	荒瘠的中心	(238)
第十六章	毁誉之间	(270)
第十七章	沦落天涯	(282)
第十八章	舞台上	(299)
第十九章	露丝之死与来生	(308)

第四部 人行道与行人

第二十章	孪生兄弟	(315)
第二十一章	拿起画笔	(326)
第二十二章	风暴	(334)
第二十三章	获奖	(343)
第二十四章	辽辽沙洲	(356)
第二十五章	步步险途	(362)
第二十六章	帕特里克·怀特自传	(368)
第二十七章	耶路撒冷	(375)

第一部

欧洲—澳洲

P：“你从哪里来的？”

E：“从这里。”

——《特怀旁的故事》

第一章

露 丝 一 家

1910年复活节前的一天，在悉尼丘吉山圣菲利普教堂的圣坛前站着一位新娘。她相貌平平，戴一顶大帽子，穿的那身出门的衣服将随她一起远渡重洋，前往欧洲。新娘三十二岁，这是个接近老姑娘的年龄，然而这场婚姻虽迟，却很美满。美好的前景就在她的面前。露丝在宣誓，“无论好坏、贫富”，她都将伴随丈夫一生。说这话时，她那威瑟康姆家族特有的下颚上现出几丝皱纹，使她略显忧郁。这神情也将伴随她的一生。

站在露丝·威瑟康姆身旁的男子名叫维克多·马丁代尔·怀特，人们都管他叫狄克。《公报》杂志将他称为“纯羊毛大王”。他比他的新娘矮半个头，他那双怀特家族特有的混浊的眼睛正四下观看。他是一个小个子，胖胖的，不引人注目。他正接着用他那鼻音浓重的高音宣誓，要至死不渝地“爱”露丝，“呵护”露丝。他比她大十岁。

两个家族里都不多见那种冲动的或热烈的婚姻，从这点来看，他们俩也算一场浪漫姻缘了。他们原是远房表兄妹，然而两者之间却有着不少差异。作为维克多·怀特太太，露丝即将要过的生活是她原先只能管窥的。她还要给即将到来的富庶生活带来勇气、动力、想象力和一丝威瑟康姆家的警觉。但首要的是，露丝决

意不使自己的生活枯燥乏味。

短短地庆祝了一番之后，怀特夫妇乘火车去阿德雷德，在那儿，他们搭乘“奥特兰多号”轮前往中东。蜜月期间，他们漫游了尼罗河，跨越爱琴海，又周游了欧洲。他们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滑雪，坐平底船游泰晤士河，在比斯列观看射击，而且每到一处必观看当地的跑马赛。马是狄克生活的中心，但他也向妻子展示了他另一些意想不到的、曾被压抑了的爱好：他十分喜欢峡湾，因此专程带她去北欧探险；而露丝则喜欢买家具，拉狄克去看戏，不断增加她的帽子收藏。拥有众多各异的帽子，这成了维克多·怀特太太今后在社交圈内的一大特色。

他们在伦敦定居。1912年5月28日上午11点，在骑士桥街一座俯瞰海德公园的公寓里，他们的儿子降生了。孩子有着母亲那灰绿色的眼睛。他受了洗礼，医生还给露丝开了个令人恶心的食谱来催奶，让她吃生牛肉和芹菜三明治。露丝缺奶水。

露丝给儿子起了个奇怪的名字：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代尔·怀特。维克多和马丁代尔并不怪，因为它们是狄克的教名。但当时在澳大利亚，帕特里克却是爱尔兰仆佣、工党政客以及天主教教士的名字。没有人说得清露丝为什么挑这个名字，也没有人知道她起这个名字时想到的是什么。当然，这使她的儿子和怀特家其他的男孩不同，他们都按家族传统，起詹姆斯、爱德华和弗朗西斯这样的教名。这样的名字自然会引起某些混乱，后来曾有人把怀特与叶兹、萧伯纳、奥尼尔列在一起，作为曾获诺贝尔奖的爱尔兰作家，然而帕特里克身上连一滴爱尔兰人的血也没有。他曾说他厌恶自己这个名字。他很喜欢起名字，包括给狗，给房子，给书，给人命名，因此他认为当初要是可能让他给自己起名字，那一定比露丝起的要好得多。但是最后还是这名字最适合他，他因此而显得与众不同、不合时世。而到他二十岁为止，即便露丝和狄克也叫他帕迪。

在帕特里克·怀特的世界里,孩子的出生从不是意外的,我们出生后成为什么,就是什么。所能做的只是塑造这造化使然的生活。我们所承继的永远不会被全部褫夺,而逃避却是不可能的。在中年时他曾说:“就创作而言,我越来越感觉到,人生中一切重要的事,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就已发生了。”他相信血统论,崇拜有名的祖先。

帕特里克出生在大英帝国时代,降生在这个旅居英国的澳大利亚人家庭中。他的父母都竭力希望他所受的教育与他出生时那谜一般的时世相符合。“并不能说我不是个澳大利亚人,”他曾说过,“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在那个时代,(澳大利亚的)人们已不再是英国人,但又不属于当地。我就是那时代的遗留物。”不管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英国,他都知道在世界的另一头还有一个属于他的家。要是有人误将他认作英国人,他会感到愤怒,而同时他也十分重视自己出生在伦敦这一事实。他相信自己出生后住在俯瞰海德公园的那所公寓里的那几个月,对他一生都留下了印迹。“那是塑造了我一生的阶段。”他要住在伦敦,像一个伦敦人那样强烈地爱它。只要出门,他就总会尽量回到这里。然而伦敦不是他的。在晚年他曾苦涩地说过,澳大利亚“渗透在我的血液中——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忍受这可恨的地方,而在心里,我却是一个伦敦人”。

成年后他开始相信许多小小的迷信观点,他相信圣者、吉祥咒、征兆和巧合。他生日的双子星座对他来说意味深长,因为这双胞胎的星象似乎象征了他自己那分裂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众多性格的万花筒,既有福又遭谴,既狂傲又疑虑,既富有又吝啬,既是艺术家又是个管家,既植根于澳大利亚土壤而又是个躁动不安的欧洲人,兼怀特与威瑟康姆家族于一体,既是个男人又具女性气质,这诸多性格被拘于同一体中。一直到晚年他都笃信星相学,他遇到过和他同属一个星座、同样具有

分裂个性的男男女女。他发现过三个属双子座的人和他性情相投，他们是普希金、亨利·劳森和玛丽琳·梦露。然而在1912年伦敦的夏天，却没有什么征兆能预示这孩子将走上什么样的生活道路。露丝的表兄弟杰克·威瑟康姆是个不出名的印象派画家、蚀刻画家和地图绘师，但他很早就放弃了画笔，去马来西亚当锡矿勘察师。一直要到后来，杰克和妻子爱伦以及他们的女儿贝蒂、乔依丝和佩吉才会在帕特里克·怀特的英国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孩子四个月大时，露丝和狄克登上了“奥特兰多号”启程回悉尼。他们雇了个奶妈照看孩子。轮船于1912年11月7日抵达悉尼。狄克的兄弟H·L(亨利·卢克)当时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这回他中断了一次郡议会的会议，到码头上迎接他们归来。这也是件大事，因为露丝和狄克带回了一个家产继承人。

那年夏天，狄克把母子俩留在悉尼，一个人到家族地产的所在地——亨特河谷——去了几次。圣诞节后，他们一起到南部高地避暑。按怀特家流传的说法，他们住的旅馆着了火，盖洛威奶妈救出了孩子。才九个月就与死神擦肩而过，怀特认为自己对危险不断地疑惧，他那排斥一切的天性和悲观的情绪都由此而生，“也许因此我就成了天下最大的悲观主义者了”。

五月，狄克把家人带回了贝尔特里斯牧场。